

农村小剧本

卖箩筐

黄俊岭 编剧



农村读物出版社

11
戏曲

卖 箩 筐

黄俊岭 编剧



11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賣夢籃 (戏曲)

黃俊岭編劇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1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frac{1}{32}$ · 印张1 · 字数16,000

1964年11月第1版 · 196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00,001-70,000

統一书号: T 10168 · 79

定价: (四) 八分

时间：秋。

地点：豫西伏牛山区。

人物：张大娘——五十三岁，生产队副业组长。

张春阳——五十七岁，公社社员。

胡吉祥——四十六岁，过去在集上当过经纪，
做过买卖，现在是社员。

第一場

〔几片白云挂高空；一家宅院甚洁净；一脉山峰
好风景；一片果园送香风。〕

〔幕启：张春阳从后院背一捆荆条子上。张大
娘从屋内解着围裙上。〕

张大娘：强他爹！刚丢下碗，你可忙起来啦，抽袋
烟再编吧。

张春阳：你这组长可真是关心组员啦。（取烟袋进
屋）

张大娘：（看着老伴编好的五对籬筐，喜悦地唱）

看见了籬筐心喜欢，
老头子手艺不简单。
编好籬筐整五对，

支援建設他占先。
前几天社长亲自来找我，
他言說供銷社來把合同簽。
俺縣里要修水電站，
他叫俺快編籬筐去支援。
水電站離此也不遠，
到將來俺村也能把電燈安。
利用機器來磨面，
再不會跟着牲口打轉轉，
省了力氣省時間，
生產生活都方便。
強他爹起早又搭晚，
筐編的又結實，又好看，
我心里越想越喜歡。
如今家家生活好，
俺這小日子也過得實在甜。
俺那閨女在許昌上中學，
俺志強保衛國防在福建。
老兩口在家搞生產，
公社里照顧真周全。
不愁吃，不愁穿，
年年糧食吃不完。
隊長叫我把副業管，
俺們成立個小組把筐編。

老婆子五十三岁当组长，
老头子五十七岁是组员。
他编好籬筐我验收，
商商量量搞生产，从来不曾闹意见。

〔后台喊：“张大娘，社长叫你开会去呀！”〕

张大娘：啊，我就去啦。（向屋内）老头子，我开会去啦！

〔张春阳抽着烟上。〕

张春阳：别慌，我问你，

（唱）五对籬筐已编完，
在这里放着你看看。
论质量可是头等货，
请组长多多提意见。

张大娘：（喜悦地）这第一又叫你抓住啦！

（唱）非是我把你称赞，
你的手艺不简单。
如果全组都象你，
副业收入翻加翻。

不夸你啦，再夸呀，你这个贱毛病又犯啦！

张春阳：啥毛病？

张大娘：你那人值不得三夸两夸，一夸呀，就忘了二哥姓张喽！

张春阳：哈哈……这筐编好啦，水电站啥时候

动工，供销社啥时候要哩？

张大娘：我看还得几天。反正把筐放好，供销社啥时候要，咱就啥时候交。我走啦！

张春阳：等一等！（进屋拿干粮上）把馍带上几个，万一晌午回不来，就在公社来碗丸子泡蒸馍。

张大娘：（亲切地）想的多周到。（下）

张春阳：哈哈……

（唱）张春阳笑嘻嘻，

老婆子真是老积极。

她在俺副业组里当组长，

样样事情跑头里。

起早睡晚忙生产，

人老心红干劲足。

并非我要关心她，

这里边有个小道理：

论私情俺俩是夫妻，

论工作她还是我的上级。

老上级，老夫妻，

互相关心这是应该的。

〔胡吉祥持扁担上。〕

胡吉祥：张大哥！

张春阳：啊！老弟，你可真是稀客呀！咋舍得到俺这山窝里来啦？

胡吉祥：想你了嘛，大哥！

张春阳：来，快坐下。

胡吉祥：（边坐边说）好。张大哥抽根许昌烟吧！

张春阳：不，不，纸烟吸着味薄，（指旱烟袋）我吸这个。

胡吉祥：别客气啦，来吧！（递烟，张春阳接）张大哥！一到这山里我就迷啦，问了好几个人，才算找到你啦。

张春阳：可不是，这山路就是不好走哇。这几年还是在集上给人家打招呼？

胡吉祥：唉！早就不干啦，我现在也参加农业生产啦。这几年咋不见你上集卖筐呢？

张春阳：这几年编的筐都交到供销社支援生产啦。

胡吉祥：大哥，我也没啥给你捎，带来瓶酒。这酒啊，每天喝一盅两盅不会得杂积病。来来来，咱老弟兄俩先弄四两量量。

张春阳：来就来啦，拿这干啥。我屋里放有陈酒，我去拿来，咱弟兄俩喝两杯。（进屋。拿酒壶、酒盅复上。倒酒，两人对喝）老弟，来找我有啥事吧？

胡吉祥：有点小事，来麻烦你来啦！

（唱）柿子红来梨叶黄，

谷草上垛粮进仓。

为了麦子收成好，

社員們送肥實在忙。
俺隊里車輛全出動，
肥多運輸跟不上。
隊委會，作商量，
決定叫我来買筐。

張春陽：（唱）老弟你来的不湊巧，
我手下現在沒有筐。

胡吉祥：（唱）近人不把遠話講，
咱哥倆用不着搭官腔。
籬筐現在這里放，
瞞哄老弟為哪桩？

張春陽：（唱）常說公私要分清，
亂買亂賣不应当。
那筐是給社里編，
我怎能一人作主張。

胡吉祥：（背唱）一聽說他給社里編，
我這里暗地細思量。
到嘴里肥肉怎能放，
我還得想法買籬筐。

大哥，来来，喝，喝！（举盅喝）老弟我可輕
易也沒求过你，你能叫老弟我空手回去？

張春陽：我實在是沒有法子，哪怕你多少緩几天。
我也敢答应你。

胡吉祥：要不是等着用，我能来麻煩你？

张春阳：就这吧，再等三天，我亲自給你送到集上去。你看，这是我私人的荆条子，我就是三天三夜不睡，我也得对起你。你說可以不可以？
胡吉祥：大哥！

（唱）非是老弟不願意，
把我的困难向你提。
队长托我来求你，
知道咱俩是老关系。
再說送粪是急事，
过了三天誤时机。
我有一个小主意，
說出来咱俩好商議。
你先把籬筐卖給我，
然后再編交社里。
只要照数交上去，
两全其美算結局。

张春阳：（接唱）这个主意也在理，
就怕社里催的急。
俺組长要是追問我，
这責任我可担不起。

胡吉祥：大哥！

（唱）我知道你有好手艺，
全县編筐数第一。
就那十个八个筐，

紧紧手編編就赶齐。
千不念，万不念，
念我爬山过岭来找你。

来来，喝喝！

张春阳：（喝酒后长叹一声）哎！

胡吉祥：老哥，你就帮帮忙吧！

（唱）山里山外几十里，
編筐能手沒別的。
四乡編匠数着你，
編的結实又美气。
条子粗，編的密，
用上五年好好的。
如今俺村缺籬筐，
咋不叫我来找你。
大哥你向来讲义气，
今天为啥沒主意。

张春阳：这事……

胡吉祥：老哥，这事你还不明白？咱这山里头編
筐的三十个五十个有的是，俺队长为啥叫我
来找你哩？还不因为你的手艺好！

张春阳：（微露笑意）……

胡吉祥：咱老弟兄俩輕易不碰面，来来，猜两拳，
猜两拳！

张春阳：我可不中啊。

胡吉祥：哎，来吧！

[两人猜拳，胡吉祥喊的是“哥俩好”、“四季发财”，张春阳输。

张春阳：（喝酒）我就输在你这“四季发财”上啦。

胡吉祥：嘿嘿，老哥，这筐叫我挑走吧？

张春阳：（迟疑地）别慌，你再叫我想想。

胡吉祥：老哥，你还想啥？咱俩这交情又不是一天两天啦！过去你到集上去卖筐，只要找着我，兄弟我是没有不帮忙的。如今是兄弟求着老哥你啦，况且又是队里的事，这你能叫我空着手回去？

张春阳：（仍犹豫不决）……

胡吉祥：（故意感慨地）唉，这求个人真难哪！

张春阳：这我不是不给你帮忙，你嫂子是副业组长……

胡吉祥：唉，嫂子在外边是干部，到家来还得属你管。再说，这也是支援别的队嘛！（抽烟）

张春阳：（背唱）张春阳背地心暗想，

思前想后没主张。

倘若把籬筐卖给他，

老伴回来我怎样把口张。

再说不把籬筐买，

对不起热情办事的胡吉祥。

常言说扶持一人一条路，

得罪一人一道牆。
剛才老伴對我講，
供銷社還得幾天才要筐。
三天五天不耽誤，
只要任務能頂上，再編几對這有何妨。

老弟，這筐我賣啦！

胡吉祥：老哥，真够朋友！這筐錢？……

張春陽：這可是頭等筐。

胡吉祥：這貨沒說的，既然是隊里叫我來了，價錢
還不是圖個公道。

張春陽：你看着辦吧。

胡吉祥：（掏錢）給，二十塊。

張春陽：你給這可是三等價錢呀！

胡吉祥：收下吧！常言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
回去我給你揚揚名，以後你要到胡家集，你看
吧，保險不一個樣兒。

張春陽：中。

胡吉祥：老哥，真是共產主義風格啦！（數錢交張春陽）
老哥！日久見人心，以後有啥事找着我，
你看老弟够朋友不够朋友！（串繩担筐）

張春陽：你再停會吧！

胡吉祥：不客气啦，隊里等着用筐，我走啦！

張春陽：那中，我送你走后院吧。（兩人下）

〔张大娘上。

张大娘：强他爹！沒在家？（出門喊）强他爹！

张春阳：（从后院上）在家哩！你到門口喊啥哩？

张大娘：我以为你出去啦。

张春阳：开的啥会？

张大娘：啥会？你一听保险高兴。

张春阳：那你給我說說！

张大娘：任务又紧啦。

（唱）老头子，你別慌，

听我把开会的内容說端詳。

供销社刚才来电话，

有件事要給咱社长商量。

水电站提前要动工，

研究好明天收籬筐。

社长問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我就当面来承当。

我說社长，你放心吧，俺老头早就完成任务啦，全組的今天也不成問題。我这一說，社长可喜欢啦。

（唱）当着我还把你夸奖，

說你是老黃忠，英雄将，人虽老，雄

心壮，热爱集体热爱家乡。我嘴

里沒說心里想，只觉着脸上也有

光，老头子你可是受了表揚。

张春阳：唉，这咋巧哩！

张大娘：真交哩！那还会有假？

张春阳：唉！我編筐……我編筐。

张大娘：（发现酒）在哪弄的酒啊？

张春阳：朋友送的。

张大娘：他送这干啥？

张春阳：看！人家說，一天喝一盅两盅不得杂积
病嘛！

张大娘：（背唱）老头子脸上变神气，

也不知出了啥問題。

过去领导表揚你，

你捋着鬍子象喝蜜。

今天社长来鼓励，

嘴嚙的能拴老驢。

（下場找筐，复上。唱）

你把筐子放何处？

我去时有来回来无。

你快把籬筐找一找，

剎时交筐莫耽誤。

张春阳：別找啦！

张大娘：咋？

张春阳：我卖啦。

张大娘：啊！

（唱）刚才我咋給你讲，

轉轉臉你就不記哩。
叫你把筐准备好，
啥时要着都現成的。
不料想公家的东西随便卖，
你不該带头坏規矩。

张春阳：（唱）虽然我把籬筐卖，
我可不是見錢迷。
我想着队里不等用，
誰知道收筐这样急。

张大娘：（唱）不等用你也不該卖，
就是卖为啥不跟我商議。
我也不是批評你，
办这事你咋沒紀律。

张春阳：（唱）既然籬筐卖出手，
再埋怨也来不及。
明天你对社长讲，
是不是可以緩緩期。

张大娘：（唱）組里籬筐都編齐，
咋能等着你自己。
我若見了社长面，
你叫我咋有臉面向他提。

张春阳：（唱）人家跑了几十里，
跋山涉水来家里。
如果不把籬筐卖，

难道說叫人家空手跑回去。

再說他也是为生产，

他队里买筐要送肥。

为了支援他的队，

互相帮助也是應該的。

张大娘：（唱）你說他是为生产，

介紹信可曾交到你手里？

张春阳：沒有啊。

张大娘：（唱）卖籊筐可曾开有报銷条，

买卖双方啥凭据？

张春阳：也沒有。

张大娘：（唱）此人家住在哪里？

张春阳：（唱）这人居胡家集。

张大娘：（唱）此人过去干过啥？

张春阳：（唱）作过买卖当过經紀。

张大娘：姓啥叫啥？

张春阳：姓胡叫胡吉祥。

张大娘：說了半天，就是你不断說帮你卖筐的那
个人？

张春阳：是啊！人家也参加农业生产啦。

张大娘：別看俺俩沒見過面，我也听說過这个人：

他过去是集上的光棍，外号琉璃靴。他要不
为的掏便宜，能舍得給你送酒啊？

张春阳：唉！別說啦！千怨，万怨，都怨我編筐編